



魏書卷七十五

魏書

魏

收

撰

八列傳第六十三

爾朱兆

爾朱彥伯

爾朱度律

爾朱天光

爾朱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驍猛善騎射手格猛獸躡捷過人數從榮遊獵至於窮巖絕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先之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為爪牙榮曾送臺使見二鹿乃命兆前止授二箭曰可取此鹿供今食也遂停馬構火以待之俄然兆獲其一榮欲矜夸使人責兆曰何不盡取杖之五十後以軍功除平遠將軍步兵校尉榮

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及孝莊卽阼特除中軍將軍金
紫光祿大夫又假驍騎將軍建興太守尋除使持節車
騎將軍武衛將軍左光祿大夫都督潁川郡開國公食
邑千二百戶後從上黨王天穆討平邢杲及元顥之屯
於河橋榮遣兆與賀拔勝等自馬渚西夜渡數百騎襲
擊顥子冠受擒之又進破安豐王延明顥於是退走莊
帝還宮論功除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
八百戶爲汾州刺史復增邑一千戶尋加侍中驃騎大
將軍又增邑五百戶及爾朱榮死也兆自汾州率騎據
晉陽元暉立授兆大將軍爵爲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

洛兆遂率衆南出進達太行大都督源子恭下都督史
侂龍開壘降兆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從河梁西涉渡
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已曰爾朱家欲渡河用
爾作灑波津令爲之縮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
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道焉忽失其所
在兆遂策馬涉渡是日暴風鼓怒黃塵漲天騎叩宮門
宿衛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帝步
出雲龍門外爲兆騎所繫幽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
汙辱妃嬪縱兵虜掠停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晉陽
兆後於河梁監閱財貨遂害帝於五級寺初兆將向洛

也遣使招齊獻武王欲與同舉王時爲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彼必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之而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爲犄角之勢如此報之以觀其趣騰乃詣兆及之於并州大谷具申王言兆殊不悅且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段之行必有剋獲騰問王夢如何兆荅曰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旁之地悉皆耕熟唯有馬蘭草株往往猶在吾父問言何故不拔左右云堅不可去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王曰兆等猖狂

舉兵犯上吾今不同猜忌成矣勢不可反事爾朱今也南行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渡退不得還吾乘山東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以一舉而擒俄而兆剋京師孝莊幽繫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書報王王得書大驚召騰示之曰卿可馳驛詣兆示以謁賀密觀天子今在何處爲隨兆軍府爲別送晉陽脫其送并卿宜馳報吾當於路邀迎唱大義於天下騰晨夜驅馳已遇帝於中路王時率騎東轉聞帝已渡於是西還仍與兆書陳其福禍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帝遂暴崩初榮旣死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兆入洛後步蕃

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所以不暇留洛回師禦之兆雖
驍果本無策略頻爲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
東令人頻徵獻武王於晉州乃分三州六鎮之人令王
統領旣分兵別營乃引兵南出以避步蕃之銳步蕃至
於樂平郡王與兆還討破之斬步蕃於秀容之石鼓山
其衆退走兆將數十騎詣王通夜宴飲後還營招王王
知兆難信未能顯示將欲詣之臨上馬長史孫騰牽衣
而止兆乃隔水責罵騰等於是各去王還自襄垣東出
兆歸晉陽及前廢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
軍事柱國大將軍領軍將軍領左右并州刺史兼錄尚

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爲天柱大將軍兆謂人曰此是叔
父終官我何敢受遂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
世襲并州刺史齊獻武王之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
約共討之仲遠度律次於陽平北出井陘屯於廣阿衆
號十萬王廣縱反間或云世隆兄弟謀欲害兆復言兆
與王同圖仲遠等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徘徊不進
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
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疑
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而
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王乃

進擊兆軍大敗兆與仲遠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請前廢帝納兆女爲后兆乃大喜世隆厚禮喻兆赴洛深示卑下隨其所爲無敢違者兆與天光度律更自信約然後大會於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遂大掠并州城內獻武王自鄴進討之兆遂走於秀容王又追擊度赤洪嶺破之衆並降散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王收而葬之兆果於戰鬪每有征伐常居鋒首當時諸將伏其材力而麤脫少智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兆弟智虎前廢帝封爲安定王驃騎大將軍肆州刺史

開府儀同三司與兆俱走獻武王擒之於梁郡岢嵐南山赦之後死於晉陽

爾朱彥伯榮從弟也祖侯真高祖時并安二州刺史始昌侯父買珍世宗時武衛將軍出爲華州刺史彥伯性和厚釋褐奉朝請累遷奉車都尉爲榮府長史元暉立以爲侍中前廢帝潛默龍花佛寺彥伯敦喻往來尤有勤款廢帝旣立爾朱兆以已不預謀大爲忿恚將攻世隆詔令華山王鷲兼尙書僕射北道大使慰喻兆兆猶不釋世隆復遣彥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醢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黃門郎竇瑗並侍坐彥伯曰

源侍中比爲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內當爾之時旗鼓相望
眇如天隔寧期同事陛下今日之歡也子恭曰崩通
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耳
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鈞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
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馬場大都督封
博陵郡開國公後進爵爲王又遷司徒于時炎早有勸
彥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
中彥伯於兄弟之中差無過患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
欲領兵屯河橋以爲聲勢世隆不從及張勸等掩襲世
隆彥伯時在禁直從長孫稚等於神虎門啓陳齊獻武

王義功旣振將除爾朱廢帝令舍人郭崇報彥伯知彥
伯狼狽出走爲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閶闔門外懸
首於斛斯椿門樹傳首於齊獻武王先是洛中謠曰三
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
上樹不須梯至是並驗

彥伯弟仲遠頗知書計肅宗末年爾朱榮兵威稍盛諸
有啓謁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榮印與尙書
令史通爲姦詐造榮啓表請人爲官大得財貨以資酒
色落魄無行及孝莊卽阼除直寢寧遠將軍步兵校尉
尋特除平北將軍建興太守頓丘縣開國侯邑五百戶

後加散騎常侍及改郡立州遷使持節車騎將軍建州
刺史加侍中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尋改封清河郡又
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轉使持節本將軍徐州刺
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尋進督三徐州諸軍
事餘如故仲遠上言曰將統參佐人數不足事須在道
更僕以充其員竊見比來行臺採募者皆得權立中正
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詔從之於是
隨情補授肆意聚斂爾朱榮死仲遠勒衆來向京師攻
陷西兗州將逼東郡莊帝詔諸督將絡繹進討並爲仲
遠所敗又詔都督鄭先護及右衛將軍賀拔勝共討之

勝戰不利仍降仲遠尋爾朱兆入洛先護衆散而走前
廢帝立除使持節侍中都督三徐二兗諸軍事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東道大都督大行臺進
爵彭城王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竟不之州遂鎮於
大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帝覽啓笑而許之
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本將軍兗州刺史餘如
故仲遠天性貪暴大宗富族誣之以反歿其家口簿籍
財物皆以入已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
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滎陽以東輸稅悉
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

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彊莫比焉所在並以貪虐爲事於是四方解體又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爲無禮東南牧守下至民俗比之豺狼特爲患苦後移屯東郡率衆與度律等拒齊獻武王爾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王縱以間說仲遠等迭相猜疑狼狽遁走後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東郡仍奔蕭衍死於江南

仲遠弟世隆字榮宗肅宗末爲直齋轉直寢後兼直閣加前將軍爾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慰諭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

今若遂住便有內備非計之善者榮乃遣之榮舉兵南出世隆遂遁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黃門侍郎莊帝卽位乃特除侍中領軍將軍左衛將軍領左右肆州大中正封樂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二百戶又除車騎將軍兼領軍俄授左光祿大夫兼尙書右僕射尋卽真元顥逼大梁詔假儀同三司前軍都督鎮虎牢世隆不關世事無將帥之略顥旣剋滎陽擒行臺陽回世隆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巡世隆之罪也駕在河內假驃騎大將軍行臺右僕射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當州都督及車駕還宮除驃騎大將軍尙書左僕射攝選

左右廂出入又以停年格取士頗爲猥滯所稱又請解侍中詔加散騎常侍莊帝之將圖爾朱榮也或有榜世隆門以陳其狀者世隆封以呈榮勸其不入榮自恃威彊不以爲意遂手毀密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及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率衆夜走北攻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衆還戰大夏門外朝野震懼憂在不測莊帝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喻世隆斬之以徇會李苗燒絕河梁世隆乃北遁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隆攻剋之盡殺城人以肆其忿及至長子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曄爲主曄以世隆爲開府儀同三司尚書

令樂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牧增邑五千戶先赴京師會兆於河陽兆旣平京邑自以爲功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不知不聞令天柱受禍按劔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世隆深恨之時仲遠亦自滑臺入京世隆與兄弟密謀以元曄疎遠欲推立前廢帝而爾朱度律意在寶炬乃曰廣陵不言何以主天下世隆兄彥伯密相敦喻乃與度律同往龍花佛寺觀之後知能語遂行廢立初世隆之爲僕射自憂不了乃取尚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積十餘日然後視事又畏爾朱榮威深自克勉留心几案傍接賓客遂

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憚及爲尙書令常使尙書郎宋遊道邢昕在其宅聽視事東西別坐受納訴訟稱命施行其專恣如此旣總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佚無復畏避信任羣小隨其與奪又欲收軍人之意加汎除授皆以將軍而兼散職督將兵吏無虛號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濫又無員限天下賤之武定中齊文襄奏皆罷於是始革其弊世隆兄弟羣從各擁彊兵割剝四海極其暴虐姦諂蛆酷多見信用溫良名士罕預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世隆尋讓太傅改授太保又固辭前廢帝特置儀同三師之官次上公之下以世

隆爲之贈其父買珍使持節侍中相國錄尙書事都督定相青齊濟五州諸軍事大司馬定州刺史及齊獻武王起義兵仲遠度律等愚戇恃彊不以爲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光戰敗世隆請出收兵前廢帝不許世隆令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馳赴北中簡閱敗衆以次內之而斛斯椿未得入城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其欲掠京邑遷都長安宜先內我以爲其備叔淵信而內之椿旣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稚詣闕奏狀別使都督賈智張勸率騎掩執世隆與兄彥伯俱斬之時年三十三初世隆曾與吏部尙書元世儁

握槩忽聞局上歛然有聲一局之子盡皆倒立世隆甚惡之世隆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有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世隆寢如故也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怙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且爲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遊觀至晚王還省將軍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爲記識時世隆封王故呼爲令王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車入省兼無車跡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尙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檢時都官郎穆子容窮

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二防閣捉儀刀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於闕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黑色儼從皆裙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時章服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廳事東閣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籬子容以西門不開忽言從入此屋常閉奴言在中詰其虛罔奴云此屋若閉求得開看屋中有一板牀牀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一甕米奴拂牀而坐兼畫地戲弄甕中之米亦握看之定其閉者應無事驗子容與謝遠自入看之戶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拂牀畫地蹤緒歷然米

帝初除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封樂鄉縣開國伯尋轉安
北將軍朔州刺史復除軍州刺史後加散騎常侍右衛
將軍又除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兼京畿大都督榮死與
世隆赴晉陽元暉之立以度律爲太尉公四面大都督
封常山王與爾朱兆入洛兆還晉陽留度律鎮京師前
廢帝時爲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兼尙書令東北道
大行臺與仲遠出拒義旗齊獻武王間之與爾朱兆遂
相疑貳自敗而還度律雖在軍戎聚斂無厭所至之處
爲百姓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遂恚憤而發病及度
律至母責之曰汝旣荷國恩無狀反叛我何忍見他屠

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後解大行臺總隸長孫
稚戰於韓陵敗還斛斯椿先據河梁度律欲攻之會大
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得施用遂西走於灑波
津爲人擒執椿囚之送於齊獻武王王送於洛斬之都
市

爾朱天光榮從祖兄子少勇決善弓馬榮親愛之每有
軍戎事要常預謀策孝昌末榮將擁衆南轉與天光密
議旣據并肆仍以天光爲都將總統肆州兵馬肅宗崩
榮向京師以天光攝行肆州委以後事建義初特除撫
軍將軍肆州刺史長安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榮將討

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之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北秀容第一酋長尋轉衛將軍大將軍元天穆東征邢杲詔天光以本官爲使持節假鎮東將軍都督隸天穆討破之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內榮發之後并肆不安詔天光以本官兼尚書僕射爲并肆雲恒朔燕蔚顯汾九州行臺仍行并州委以安靜之天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尋還京師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廣宗郡公增邑一千戶仍爲左衛將軍建義元年夏万俟醜奴僭大號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

督雍岐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以討醜奴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詔發京城已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曉慰并徵其馬侃雖入慰勞而蜀持疑不下天光遂入關擊破之簡取壯健以充軍士悉收其馬至雍又稅民馬合得萬餘匹以軍人寡少停留未進榮遣責之杖天光一百榮復遣軍士二千人以赴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界長城西與醜奴行臺尉遲菩薩相遇遂破擒之獲騎士三千步卒萬餘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置柵於平

亭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於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遠近曰今時將熱非可征討待至秋涼別量進止醜奴每遣窺覘有執送者天光寬而問之仍便放遣免者傳其待秋之言醜奴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農稼在岐州之北百里涇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且耕且守在其左右千人已下爲一柵者乃復數處天光知其勢分遂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路以防賊知於後諸軍盡發昧旦攻圍元進大柵拔之諸所俘執並皆放散須臾之間左右諸柵悉來歸款前去涇州百八十里通夜徑進後日至城賊涇州刺史

侯幾長貴疑仍以城降醜奴棄平亭而走欲趨高平天光遣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於平涼長平坑一戰擒之天光明便共逼高平城內執送蕭寶夤而降賊行臺万俟道洛率衆六千人入山不下時高平大旱天光以馬乏草乃退於城東五十許里息衆牧馬於是涇豳二夏北至靈州賊黨結聚之類並來歸降天光遣都督長孫邪利率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道洛招誘城人來掩襲殺邪利并其所部天光與岳悅等馳赴之道洛出城拒戰暫交便退追殺千餘人道路還走入山城復降附天光遣慰喻道洛不從乃率衆西依牽屯山據險自

守榮責天光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詔降
爲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削爵爲侯天光與岳
悅等復向牽屯討之天光身討道洛道洛戰敗牽數千
騎而走追之不及遂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
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
帝以道洛爲大將軍天光欲討之而莊帝頻勅榮復有
書以隴中險邃兼天盛暑令待冬月而天光知其可制
乃率諸軍入隴至慶雲所居永洛城慶雲道洛出城拒
戰天光復射中道洛臂失弓還走破其東城賊遂併趨
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

出死戰天光恐失賊帥燼燬未已乃遣謂慶雲曰力屈
如此可以早降若未敢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
報而慶雲等冀得小緩待夜突出報天光云請待明日
天光因謂曰相知須水今爲小退任取河飲賊衆安悅
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黃昏
時布立人馬爲防衛之勢周匝立槍要路加厚又伏人
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洛
果便突出馳馬先進不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
時擒獲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城北軍士登梯上城
賊徒路窮乞降至明盡收其仗天光岳悅等議悉坑之

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善咸來款順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前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增邑至三千戶秦州城民謀殺刺史駱超超覺走歸天光天光復與岳悅等討平之南秦滑城人謀害刺史辛琛顯琛走赴天光天光遣帥臨之往皆剋定初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天光於平涼後復北走收聚部類謀爲逆攻降人叱干麒麟欲并其衆麒麟請救於天光天光遣岳討之未至明達走於東夏岳聞榮死故不追之仍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亦下隴與岳圖入洛之策進至雍州比破叛已疑詔遣侍中朱瑞詣天光

慰喻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奔別更推立乃頻啓云臣實無異心惟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其下寮屬啓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筭以防微意旣而莊帝進天光爵爲廣宗王元曄又以爲隴西王及聞爾朱兆已入京師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還雍世隆等議廢元曄更舉親賢遣使告天光天光與定策立前廢帝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尙書令關西大行臺天光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擒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万俟受洛于等據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獻武王起兵信都內懷憂恐不復北事伊利等但微遣備之而

魏書卷七十五 列傳
已又除大司馬於時獻武王義軍轉盛爾朱兆仲遠等
既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從後令斛斯椿苦
要天光云非王無以能定豈可坐看宗家之滅也天光
不得已而東下與仲遠等敗於韓陵斛斯椿等先還於
河梁拒之天光既不得渡西北走遇雨不可前進乃執
獲之與度律送於獻武王王致於洛斬於都市年三十
七爾朱專恣分裂天下各據一方天光有定關西之功
差不酷暴比之兆與仲遠爲不同矣

史臣曰爾朱兆之在晉陽天光之據隴右仲遠鎮捍東
南世隆專秉朝政于時立君廢主易於弈碁慶賞威刑

咸出於已若使布德行義憂公忘私脣齒相依同心協
力則磐石之固未可圖也然是庸才志識無遠所爭唯
權勢所好唯財色譬諸溪壑有甚豺狼天下失望人懷
怨憤遂令勅敵得容覘間心腹內阻形影外合是以廣
阿之役葉落冰離韓陵之戰土崩瓦解一旦殄滅豈不
哀哉傳稱師克在和詩云貪人敗類貪而不和難以濟
矣

魏書卷七十五考證

魏書卷七十六

齊

魏

收

列傳第六十四

盧同 張烈

盧同字叔倫范陽涿人盧玄之族孫父輔字顯元本州別駕同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中起家北海王詳國常侍稍遷司空祭酒昌黎太守尋為營州長史仍帶郡入除河南尹丞遷太尉屬會豫州城民白早生反都督中山王英尚書邢巒等討之詔同為軍司事平除冀州鎮東府長史遭父憂解任後除司空諮議叅

軍兼司馬爲營構東宮都將延昌中秦州民反詔同兼通直常侍持節慰諭之多所降下還轉尚書右丞進號輔國將軍以父諱不拜改授龍驤熙平初轉左丞加征虜將軍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民歲調皆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譽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絹同乃舉按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之罪兼褒同在公之績肅宗世朝政稍衰人多竊冒軍功同閱吏部勲書因加檢覆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同乃表言竊見吏部勲簿多皆改換乃校中兵奏按竝復乖舛臣聊爾揀練已得三百餘人明知隱而未露者動有千數愚謂罪雖恩免

猶須刊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勲簿對勾奏按若名級相應者卽於黃素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明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按對掌進則防揩洗之僞退則無改易之理從前以來勲書上省唯列姓名不載本屬致令竊濫之徒輕爲苟且今請征職白民具列本州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名貫別錄歷階仰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竝皆印記然後列上行臺行臺關太尉太尉檢練精實乃始關刺省重究括然後奏申奏出之日黃素朱印關付

吏部頃來非但偷階冒名改換勲簿而已或一階再取或易名受級凡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無簿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階之後簿不注記緣此之故易生僥倖自今敘階之後名簿具注加補日月尚書印記然後付曹郎中別作抄自印記一如尚書郎中自掌遞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姦罔詔從之同又奏曰臣頃奏以黃素爲勲具注官名戶屬及吏部換勲之法事目三條已蒙旨許臣伏思黃素勲簿政可麤止姦僞然在軍慮詐猶未可盡請自今在軍閱簿之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各明立文按處處記之斬首成一階已上卽令給券

紙之上當中大書起行臺統軍位號勲人甲乙斬三賊及被傷成階已上亦具書於券各盡一行當行豎裂其券前後皆起年號日月破某處陳某官某勲印記爲驗夫支付勲人一支付行臺記至京卽送門下別函守錄又自遷都以來戎車屢捷所以征勲轉多敘不可盡者良由歲久生姦積年長僞巧吏階緣偷增遂甚請自今爲始諸有勲簿已經奏賞者卽廣下遠近云某處勲判咸令知聞立格酬敘以三年爲斷其職人及出身限內悉令銓除實官及外號隨才加授庶使酬勤者速申立功者勸事不經久僥倖易息或遭窮難州無中正者不

在此限又勲簿之法征還之日卽應申送頃來行臺督將至京始造或一年二歲方上勲書姦偽之原實自由此於今以後軍還之日便通勲簿不聽隔月詔復依行元義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熙敗以同爲持節兼黃門侍郎慰勞使乃就州刑熙還授平東將軍正黃門營明堂副將尋加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同善事在位爲父所親戮熙之日深窮黨與以希義旨論者非之又給同羽林二十人以自防衛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始爲都水使者同啓求回身二階以加琇琇遂除安州刺史論者稱

之營州城民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黃門如故持節使營州慰勞聽以便宜從事同頻遣使人皆爲賊害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爲良齋書諭德興德興乃降安輯其民而還德興復反詔同以本將軍爲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勞之同慮德興難信勒衆而往爲德興所擊大敗而還靈太后反政以同父黨除名孝昌三年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兼左丞爲齊兗二州行臺節度大都督李叔仁闕莊帝踐祚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以同前慰勞德興之功封章武縣開國伯邑四百戶正除七兵尋轉殿中加征南將軍普泰初除侍

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同時久病彊牽從務啓
乞儀同初同之為黃門也與前廢帝俱在門下同異其
為人素相款託廢帝以恩舊許之除儀同三司餘官如
故永熙初薨年五十六贈侍中都督冀滄瀛三州諸軍
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開國伯如故賜帛四
百匹諡曰孝穆三年復加贈尚書右僕射有四子
長子斐武定中文襄王大將軍府掾
斐弟筠青州治中
同兄靜太常丞
靜子景裕在儒林傳

張烈字徽仙清河東武城人也高祖賜名曰烈仍以本
名為字焉高祖憐為慕容儁尚書右僕射曾祖恂散騎
常侍隨慕容德南渡因居齊郡之臨淄烈少孤貧涉獵
經史有氣槩時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並有令譽
時人號曰三徽高祖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遷
洛除尚書儀曹郎彭城王功曹史太子步兵校尉蕭寶
卷將陳顯達治兵漢南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青石
世官江南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異表請代之高
祖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者高祖曰此郡今當必
爭之地須得堪濟之才何容汎舉也太子步兵張烈每

論軍國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何如彭城王勰稱贊之遂勅除陵江將軍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爲寶卷將崔慧景攻圍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高祖親勞烈曰卿定可遂能不負所寄烈拜謝曰若不值鑿與親駕臣將不免困於犬羊自是陛下不負臣非臣能不負陛下高祖善其對世宗卽位追錄先勲封清河縣開國子邑二百戶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年頻值凶儉烈爲粥以食飢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肅宗初除龍驤將軍司徒右長史又轉征虜將軍司空長史先是元叉父江陽王繼

曾爲青州刺史及叉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諂附除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尋加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後靈太后反政以烈義黨出爲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于時議者以烈家產畜殖僮客甚多慮其怨望不宜出爲本州改授安北將軍瀛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更滿還朝因辭老還鄉里兄弟同居怡怡然爲親類所慕元象元年卒於家時年七十七烈先爲家誠千餘言并自敘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勅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誠立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

質博學多才藝解褐奉朝請員外郎龍驤將軍諫議大

夫未襲爵與和中卒於家

質弟登州主簿

烈弟僧皓字山客歷涉羣書工於談說有名於當世熙平初徵爲諫議大夫正光五年以國子博士徵之孝昌二年徵爲散騎侍郎竝不赴世號爲徵君焉好營產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亦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敝身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皓尤好蒲奕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前廢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皓與同事敗死於獄籍沒家產出帝初訴復業

子軌州主簿

史臣曰盧同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張烈早標名輩氣尚見知趨捨深沉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

魏書卷七十六

良

魏書卷七十六考證

盧同傳父輔字顯元○元北史作光

張烈傳張烈字徽仙○仙北史作之

魏書卷七十六考證

魏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五

魏

收

撰

宋翻

辛雄

羊深

楊機

高崇

宋翻字飛鳥廣平列人人也吏部尚書弁族弟少有操尚世人以剛斷許之世宗初起家奉朝請本州治中廣平王郎中令尋拜河陰令翻弟道璵先為冀州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愉反逼道璵為官翻與弟世景俱囚廷尉道璵後棄愉歸罪京師猶坐身死翻世景除名久之拜翻治書侍御史洛陽令中散大夫相州大中正猶領

治書又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時蕭衍遣將先據荆山
規將寇竊屬壽春淪陷賊遂乘勢徑趨項城翻遣將成
僧達潛軍討襲頻戰破之自是州境帖然孝莊時除司
徒左長史撫軍將軍河南尹初翻爲河陰令順陽公主
家奴爲劫攝而不送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壻馮穆步驅
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縣舊有大柳時人
號曰彌尾青及翻爲縣主吏請焚之翻曰且置南牆下
以待豪家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命
取尾青以鎮之旣免入訴於世宗世宗大怒勅河南尹
推治其罪翻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

以買名翻對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
敢施於百姓欲待兇暴之徒如小駒者耳於是威振京
師及爲洛陽迄於爲尹畏憚權勢更相承接故當世之
名大致減損永安三年卒於位贈侍中衛將軍相州刺
史出帝初重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
州刺史諡曰貞烈

子思遠卒於司空從事中郎自太學對士轉京兆尹
翻弟毓字道和敦篤有志行平西將軍太中大夫
子世軌齊文襄王大將軍府祭酒

毓弟世景在哀吏傳

世景弟叔集亦有學行征東裴衍之討葛榮也表爲員外散騎侍郎引同戎役及衍敗同時遇害

叔集弟道璵少而敏儁世宗初以才學被召與祕書丞孫惠蔚典校羣書考正同異自太學博士轉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臨死作詩及挽歌詞寄之親朋以見怨痛道璵又曾贈著作佐郎張始均詩其末章云子深懷璧憂余有當門病道璵旣不免難始均亦遇世禍時咸怪之無子兄毓以第三子子叔繼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父暢字幼達大將軍諮議參軍汝南鄉郡二郡太守太和中本郡中正雄有孝性頗

涉書史好刑名廉謹雅素不妄交友喜怒不形於色釋褐奉朝請父於郡遇患雄自免歸晨夜扶抱及父喪居憂殆不可識爲世所稱正始初除給事中十年不遷職乃以病免清河王懌爲司空辟戶曹參軍攝口曹事懌遷司徒仍隨授戶曹參軍竝當煩劇諍訟填委雄用心平直加以閑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悅服懌重之每謂人曰必也無訟乎辛雄其有焉由是名顯懌遷太尉又爲記室參軍神龜中除尚書駕部郎中轉三公郎其年沙汰郎官唯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更授李琰等先是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復欲輿棺諫諍尚書

魏書卷七十七 列傳
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爲民雄奏理匡曰竊
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謇諤之性簡自帝心
鷹鷂之志形於在昔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
彈糾至若茹皓升輦匡斥宜下之言高肇當政匡陳擅
權之表剛毅忠款羣臣莫及骨鯁之跡朝野共知當高
肇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
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況其元列由緒與
罪按不同也脫終貶黜不在朝廷恐杜忠臣之口塞諫
者之心乖琴瑟之至和違鹽梅之相濟祈奚云叔向之
賢可及十世而匡不免其身實可嗟惜未幾匡除龍驤

將軍平州刺史右僕射元欽謂左僕射蕭寶夤曰至如
辛郎中才用省中諸人莫出其右寶夤曰吾聞游僕射
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治省事足矣今日之賞何其晚
哉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競訴枉直難明
遂奏曾染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爲獄成悉不斷理詔令
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
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姦吏使
出入縱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賞善罰惡殷
勤隱恤者也仰尋周公不減流言之愆俯惟釋之不加
驚馬之辟所以小犬用情貴在得所失之千里差在毫

史所糾有注其逃走者及其出訴或爲公使本曹給過
所有指如不推檢文案灼然者雪之二曰御史赦前注
獲見贓不辨行賕主名檢無賂以置直之主宜應洗復
三曰經拷不引傍無三證比以獄案旣成因卽除削或
有據令奏復者與奪不同未獲爲通例又須定何如得
爲證人若必須三人對見受財然後成證則於理太寬
若傳聞卽爲證則於理太急令請以行賕後三人俱見
物及證狀顯著準以爲驗四曰赦前斷事或引律乖錯
使除復失衷雖案成經赦宜追從律五曰經赦除名之

後或邀駕訴枉被告重究或訴省稱寃爲奏更檢事付
有司未被研判遂遇恩宥如此之徒謂不得異於常格
依前案爲定若不合考究已復之流請不追奪六曰或
受辭下檢反覆使鞫獄證占分明理合清雪未及告案
忽逢恩赦若從證占而雪則違正格如除其名罪濫潔
士以爲罪須案成雪以占定若拷未畢格及要證一人
未集者不得爲占定古人雖患察獄之不精未聞知寃
而不理今之所陳實士師之深疑朝夕之急務願垂察
焉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議雄與公卿駁難事多見從
於是公能之名甚盛又爲祿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

子至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
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民非公卿大夫
士之謂以爲宜聽祿養不約其年書奏肅宗納之以母
憂去任卒哭右僕射元欽奏雄起復爲郎俄兼司州別
駕加前軍將軍孝昌元年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城南叛
蕭衍遣蕭綜來據彭城時遣大都督安豐王延明督臨
淮王彧討之磐柁不進乃詔雄副太常少卿元晦爲使
給齊庫刀持節乘驛催軍有違卽令斬決肅宗謂雄曰
誨朕家諸子標以親懿籌策機計仗卿取勝耳到軍勒
令竝進徐州綜送降款冀州刺史侯剛啓爲長史肅宗

以雄長於世務惜不許之更除司空長史於時諸公皆
慕其名欲屈爲佐莫能得也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
山蠻作逆肅宗欲親討以荊州爲先詔雄爲行臺左丞
與前軍臨淮王彧東趨葉城別將裴衍西通鵝路衍稽
留未進彧師已次汝濱北溝求救彧以處分道別不欲
應之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衆已集蠻左唐突撓亂近
畿梁汝之間民不安業若不時撲滅更爲深害王秉麾
闡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苟安社稷理可專
裁所謂臣率義而行不待命者也彧恐後有得失之責
要雄符下雄以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無

往不破遂符戎軍令速赴擊賊聞之果自走散在軍上
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
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
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
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
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
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
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師衆敗
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
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勲歷稔

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
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
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
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
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
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臣旣庸
弱忝當戎使職司所見輒敢上聞惟陛下審其可否會
右丞闕肅宗詔僕射城陽王徽舉人徽遙舉雄仍除輔
國將軍尚書右丞尋轉吏部郎中遷平東將軍光祿大
夫郎中如故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於安民安民之本

莫加於禮律禮律既設擇賢而行之天下雍熙無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之盛穆穆標美文王受命濟濟以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縱大聖開復典謨選三代之異禮採二漢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繼軌每念聿修官人有道萬里清謐陛下劬勞日昃躬親庶政求瘼恤民無時暫憩而黔首紛然兵車不息以臣愚見可得而言自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爲選士無善惡歲久先敘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按之吏以差次日月爲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

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三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夷夏之民相將爲亂豈有餘憾哉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癸靡恤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爲第一清中等爲第二清下等爲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竝後

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彊暴自息刑政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於不治何恤於逆徒也竊見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其才則綱維荒穢伏願陛下鑿留天心校其利害則臣言可驗不待終朝昔杜畿寬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金城剋復略觀今古風俗遷訛罔不任賢以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習故不明選典欲以靜民便恐無日書奏會肅宗崩初蕭寶夤在雍州起逆城人侯衆德等討逐之多蒙爵賞武泰

中詔雄兼尚書爲關西賞勲大使未行之間會爾朱榮入洛及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莊帝欲以雄爲尚書門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分莊帝曰寧失亡而用之不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書加安南將軍元顥入洛也北中郎將楊侃從駕北出莊帝以侃爲度支尚書及乘輿反洛復召雄上雄面辭曰臣不能死事俛眉從賊乃是朝廷罪人縱陛下不賜誅罰而北來尚書勲高義重臣宜避賢路莊帝曰卿且還本司朕當別有處分遂解侃尚書未幾詔雄以本官兼侍中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逋懸租調宜悉不徵二

言簡罷非時徭役以紓民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令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亡者衆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者老請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喪亂旣久禮儀罕習如有閭門和穆孝悌卓然者宜表其門閭仍啟曰臣聞王者愛民之道有六一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與之五曰樂之六曰喜之使民不失其時則成之也省刑罰則生之也薄賦斂則與之也無多徭役則樂之也吏靜不苛則喜之也伏惟陛下道邁前王功超往代敷春風而鼓俗旌至德以調民生之養之正當茲日悅近來遠亦是今時

臣旣忝將命宣揚聖澤前件六事謂所宜行若不除煩收疾惠孤恤寡便是徒乘官驛虛號王人往還有費於郵亭皇恩無逮於民俗謹率愚管敢以陳聞乞垂覽許莊帝從之因詔民年七十者授縣八十者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將軍三年遷鎮南將軍都官尚書行河南尹普泰時爲鎮軍將軍殿中尚書又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秦州大中正太昌中又除殿中尚書兼吏部尚書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尚書永熙二年三月又兼吏部尚書於時近習專恣請託不已雄懼其讒慝不能確然守正論者頗譏之出帝南狩雄兼

左僕射留守京師永熙末兼侍中帝入關右齊獻武王
至洛於永寧寺集朝士責讓雄及尚書崔孝芬劉欽楊
機等曰爲臣奉主扶危救亂若處不諫諍出不陪隨緩
則耽寵急便竄避臣節安在諸人默然不能對雄對曰
當主上信狎近臣雄等不與謀議及乘輿西邁若卽奔
隨便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便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
如此不能自委溝壑實爲慙負王復責曰卿等備位納
言當以身報國不能盡忠依附諂佞未聞卿等諫諍一
言使國家之事忽至於此罪欲何歸也乃誅之時年五
十没其家口二子士璨士貞逃入關中

雄從父兄纂字伯將學涉文史溫良雅正初爲兗州安
東府主簿與祕書丞同郡李伯尚有舊伯尚與咸陽王
禧同逆逃竄投纂事覺坐免官積十餘年除奉朝請稍
轉太尉騎兵參軍每爲府主清河王懌所賞及欲定考
懌曰辛騎兵有學有才宜爲上第轉越騎校尉尚書令
李崇北伐蠕蠕引爲錄事參軍臨淮王彧北征以纂隨
崇有稱啓爲長史及廣陽王淵北伐又引爲長史尋拜
諫議大夫雅爲彧所稱歎屢在朝廷薦舉之蕭衍遣將
曹義宗攻新野詔纂持節兼尚書左丞南道行臺率衆
赴接至便破之義宗等以其勁速不敢復進於時海內

多虞京師更無繼援惟以二千餘兵捍禦疆場又詔爲
荊州軍司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纂善撫將士人多
用命賊甚憚之會肅宗崩諱至咸以對敵欲祕凶問纂
曰安危在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
城申以盟約尋爲義宗所圍相率固守莊帝卽位除通
直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兼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費穆
擊義宗擒之入城因舉酒屬纂曰微辛行臺之在斯吾
亦無由建此功也入朝言於莊帝稱纂固節危城宜蒙
爵賞以勸將來帝乃下詔慰勉之尋除持節平東將軍
中郎將賜絹五十匹金裝刀一口永安二年元顥乘勝

卒至城下爾朱世隆狼狽退還城內空虛遂爲顥擒及
莊帝還宮纂謝不守之罪帝曰於時朕亦北巡東軍不
守豈卿之過還鎮虎牢俄轉中軍將軍滎陽太守民有
姜洛生康乞得者舊是太守鄭仲明左右豪猾偷竊境
內爲患纂伺捕擒獲梟於郡市百姓忻然加鎮東將軍
太昌中除左光祿大夫纂僑寓洛陽乃爲河南邑中正
永熙三年除使持節河內太守齊獻武王赴洛兵集城
下纂出城謁王曰纂受詔於此本有禦防大王忠貞王
室扶獎顛危纂敢不匍匐王曰吾志去姦佞以康國道
河內此言深得王臣之節因命前侍中司馬子如曰吾

行途疲敝宜代吾執河內手也便入洛九月行西荊州
事兼尚書南道行臺尋正刺史時蠻酋樊五能破析陽
郡應宇文黑獺纂議欲出軍討之纂行臺郎中李廣諫
曰析陽四面無民唯一城之地耳山路深險表裏羣蠻
今若少遣軍則力不能制賊多遣則滅徹防衛根本虛
弱脫不如意便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城難保纂曰豈
得縱賊不討令其爲患日深廣曰今日之事唯須萬全
且慮在心腹何暇疥癬聞臺軍已破洪威計不久應至
公但約勒屬城使各修完壘壁善撫百姓以待救兵雖
失析陽如棄雞肋纂曰卿言自是一途我意以爲不爾

遂遣兵攻之不剋而敗諸將因亡不返城人又密招西
賊黑獺遣都督獨孤如願率軍潛至突入州城遂至廳
閣纂左右惟五六人短兵接戰爲賊所擒遂害之贈都
督定殷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公
定州刺史
子子炎武定中博陵太守
雄從祖曇護以謹厚見稱卒於并州州都
子熾武定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
雄族祖琛字僧貴父敬宗延興中代郡太守琛少孤曾
過友人見其父母兄弟悉無恙垂涕久之釋褐奉朝請

滎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琛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閣曰勿使丞入也高祖南征麗從輿駕詔琛曰委卿郡事如太守也景明中爲伏波將軍濟州輔國府長史轉奉車都尉出爲揚州征南府長史刺史李崇多事產業琛每諍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竝不問後加龍驤將軍帶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爲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對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卒於官琛寬雅有度量涉獵經史喜愠不形於色當官奉法在有所稱長子悠字元壽早有器業爲侍御史監揚州軍賊平錄

勲書時崇猶爲刺史欲寄人名悠不許崇曰我昔值其父今復逢其子早卒

悠弟俊字叔義有文才東益州征虜府外兵參軍府主魏子建爲山南行臺以爲郎中有軍國機斷還京於滎陽爲人劫害贈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
俊弟術武定末散騎常侍
術弟休字季令
休弟修字季緒俱有學尚亦早卒時人傷惜之
琛族子珍之少有氣力太尉鎧曹行參軍稍遷中堅將軍司徒錄事參軍廣州大中正丁憂去任尋起爲汝北

真劉四手妹代
魏書卷七十七
列傳
太守永安中司空諮議參軍通直常侍永熙中襄城太守天平初洛州以南人情駭懼勅爲大使持節慰諭廣洛三州三年除征東將軍行陽平郡事郡民路黑奴起逆攻郡爲黑奴所執諸賊勸殺之黑奴曰成敗未可知何爲先殺太守也乃將珍之自隨待遇以禮右衛將軍郭瓊討平黑奴乃得免興和中爲衛將軍司徒司馬武定三年除驃騎將軍北海太守還爲儀同開府長史兼光祿少卿未幾詔珍之持節爲廣洛北荆揚雍襄六州慰勞大使北荆鎮城行廣州事招納有稱齊文襄王遣書慰勉賜以衣帛尋勅行平州卒於官贈驃騎大將軍

洛州刺史諡曰恭

子懿武定末開府鎧曹參軍

羊深字文淵太山平陽人梁州刺史祉第二子也早有風尚學涉經史好文章兼長几案少與隴西李神儁同志相友自司空府記室參軍轉輕車將軍尚書騎兵郎尋轉駕部加右軍將軍于時沙汰郎官務精才實深以才堪見留在公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琛咸敬重之肅宗行釋奠之禮講孝經儕輩之中獨蒙引聽時論美之正光末北地人車金雀等帥羌胡反叛高平賊宿勤明達寇幽夏諸州北海王顥爲都督行臺討之

以深為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行臺左丞軍司仍領郎中
顯敗還京頃之遷尚書左丞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蕭
寶夤反攻圍華州王平薛鳳賢等聚眾作逆勅深兼給
事黃門侍郎與大行臺僕射長孫稚共會潼關規模進
止事平以功賜爵新泰男靈太后曾幸邙山集僧尼齋
會公卿盡在座會事將終太后引見深欣然勞問之深
謝曰臣蒙國厚恩世荷榮遇寇難未平是臣憂責而隆
私忽被犬馬知歸太后顧謂左右曰羊深真忠臣也舉
坐傾心孝昌末徐方多事以深為東道慰勞使即為二
徐行臺莊帝踐祚除安東將軍太府卿又為二兗行臺

深處分軍國損益隨機亦有時譽初爾朱榮殺害朝士
深第七弟侃為太山太守性麤武遂率鄉人外託蕭衍
深在彭城忽得侃書招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斬侃使人
并書表聞莊帝乃下詔曰羊侃作逆霧起瑕丘擁集不
逞扇擾疆場傾宗之禍侃乃自貽累世之節一朝毀汗
羊深血誠奉國秉操罔貳聞弟猖勃自劾請罪此之丹
款實戢于懷且叔向復位春秋稱美深之慷慨氣同古
人忠烈遠彰赤心已著可令還朝面受委勅乃歸京師
除名久之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元顯入洛以深
兼黃門郎顯平免官後拜大鴻臚卿普泰初遷散騎常

侍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監起居注自天下多事東西二
省官員委積前廢帝勅深與常侍盧道虔元晏元法壽
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有沙汰尋兼侍中廢帝甚
親待之是時膠序廢替名教陵遲深乃上疏曰臣聞崇
禮建學列代之所修尊經重道百王所不易是以均塾
洞啓昭明之頌載揚膠序大闢都穆之詠斯顯伏惟大
魏乘乾統物欽若奉時模唐軌虞率由前訓重以高祖
繼聖垂衣儒風載蔚得才之盛如彼薪樁固以追隆周
而竝驅駕炎漢而獨邁宣皇下武式遵舊章用能掄揚
盛烈聿修厥美自茲已降世極道消風猷稍遠澆薄方

競退讓寂寥馳競靡節進必吏能升非學藝是使刀筆
小用計日而期榮專經大才甘心於陋巷然治之爲本
所貴得賢苟值其人豈拘常檢三代兩漢異世間出或
釋褐中林鬱登卿尹或投竿釣渚徑升公相事炳丹青
義在往策彼哉邈乎不可勝紀竊以今之所用弗修前
矩至如當世通儒冠時盛德見徵不過四門登庸不越
九品以此取士求之濟治譬猶却行以及前之燕而向
楚積習之不可者其所由來漸矣昔魯興泮官頌聲爰
發鄭廢學校國風以譏將以納民軌物莫始於經禮菁
莪育才義光於篇什自兵亂以來垂將十載干戈日陳

俎豆斯闕四海荒涼民物凋敝名教頓虧風流殆盡世
之陵夷可爲歎息陛下中興纂歷理運惟新方隅稍康
實惟文德但禮賢崇讓之科訟世未備還淳反樸之化
起言斯繆夫先黃老而退六經史遷終其成蠹貴玄虛
而賤儒術應氏所以亢言臣雖不敏敢忘前載且魏武
在戎尚修學校宣尼確論造次必儒臣愚以爲宜重修
國學廣延胄子使函丈之教日聞釋奠之禮不闕并詔
天下郡國興立儒教考課之程咸依舊典苟經明行修
宜擢以不次抑斗筭喋喋之才進大雅汪汪之德博收
鴻生以光顧問繫維奇異共精得失使區寰之內競務

仁義之風荒散之餘漸知禮樂之用豈不美哉臣誠聞
短敢慕前訓用稽古義上塵聽覽伏願陛下垂就日之
監齊非煙之化儻以臣言可採乞特施行廢帝善之出
帝初拜中書令頃之轉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永熙
三年六月以深兼御史中尉東道軍司及出帝入關深
與樊子鵠等同逆於兗州子鵠署深爲齊州刺史於太
山博縣商王村結壘招引山齊之民天平二年正月大
軍討破之於陳斬深

子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閣祭酒

楊機字顯略天水冀人祖伏恩郡功曹赫連屈丐時將

家奔洛陽因以家焉機少有志節爲士流所稱河南尹李平元暉竝召署功曹暉尤委以郡事或謂暉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何得委事於機高卧而已暉曰吾聞君子勞於求士逸於任賢故前代有坐嘯之人主諾之守吾旣委得其才何爲不可由是聲名更著解褐奉朝請於時皇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舉爲京兆王愉國中尉愉甚敬憚之遷給事中伏波將軍廷尉評延昌中行河陰縣事機當官正色不避權勢明達政事斷獄以情甚有聲譽平東將軍荊州刺史楊大眼啓爲其府長史熙平中爲涇州平西府長史尋授河陰令

轉洛陽令京輦伏其威風希有干犯凡訴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名姓并記事理世咸異之遷鎮軍將軍司州治中轉別駕荊州蠻叛兼尚書左丞南道行臺討之還除中散大夫復爲別駕州牧高陽王雍事多委機出除清河內史轉左將軍河北太守竝有能名建義初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廷尉卿又除安南將軍司州別駕未幾行河南尹轉廷尉卿徙衛尉卿出除安西將軍華州刺史永熙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尋除度支尚書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已爲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與辛雄等竝誅年五十九

魏書卷之七十一 列傳
子毗羅解褐開府參軍事卒於鎮遠將軍
機兄順字元信梁郡太守
順子僧靜武定中太中大夫

機兄子虬少有公幹頻爲司州記室戶曹從事早卒
高崇字積善渤海蓆人四世祖撫晉永嘉中與兄顧避
難奔於高麗父潛顯祖初歸國賜爵開陽男居遼東詔
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爲妻封武威公主拜駙馬都尉加
寧遠將軍卒崇少聰敏以端謹見稱徵爲中散稍遷尚
書三公郎家資富厚僮僕千餘而崇志尚儉素車馬器
服充事而已自修潔與物無競初崇舅氏坐事誅公主

痛本生絕胤遂以崇繼牧犍後改姓沮渠景明中啓復
本姓襲爵遷領軍長史伏波將軍洛陽令爲政清斷吏
民畏其威風每有發擿不避疆禦縣內肅然朝廷方有
遷授會病卒年三十七贈漁陽太守永安二年復贈征
虜將軍滄州刺史諡曰成初崇謂友人曰仲尼四科德
行爲首人能立身約已不忘典訓斯亦足矣故吾諸子
闕

子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李以孝聞李亦撫育過於已
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異論者兩重之及長屏絕
人事專意經史天文算歷圖緯之書多所該涉日誦數

千言好文章留意老易襲爵釋褐奉朝請加宣威將軍
轉奉車都尉廷尉丞正光中尚書左丞元孚慰勞蠕蠕
反被拘留及蠕蠕大掠而還置孚歸國事下廷尉卿及
監以下謂孚無坐惟謙之以孚辱命闕以流罪尚書同
卿執詔可謙之奏孝昌初行河陰縣令先是有人囊盛
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
謙之乃僞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
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
復憂矣執送按問具伏盜馬徒黨悉獲并出前後盜竊
之處資貨甚多遠年失物之家各來得其本物具以狀

奏尋詔除寧遠將軍正河陰令在縣二年損益治體多
爲故事弟道穆爲御史在公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
弟並著當官之稱舊制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佞幸之
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
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
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
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
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
爲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
日以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

遵堯舜憲章高祖愚臣望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新舊
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頗自屏心詔曰此啓深會朕
意付外量聞謙之又上疏曰臣聞夏德中微少康成克
復之主周道將廢宣王立中興之功則知國無常安世
無恒做唯在明主所以變之有方化之有道耳自正光
已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軍費戎資委輸不
絕至如弓格賞募咸有出身槩刺斬首又蒙階級故四
方壯士願征者多各各爲已公私兩利若使軍帥必得
其人賞勲不失其實則何賊不平何征不捷也諸守帥
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別倩他人引弓格虛受

征官身不赴陳惟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曾不彎
弓則是王爵虛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以
勸誠也且近習侍臣戚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
有清貞奉法不爲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顧望
誰肯申聞蔽上擁下虧風壞政使讒諂甘心中忠讜息義
况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民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
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比刑書正由還有必困
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者
必衆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民今不務以理還之
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安業無幾故有

國有家者不患民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
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且琴瑟不
韻知音改弦更張駢駘未調善御執轡成組諺云迷而
知反得道不遠此言雖小可以諭大陛下一日萬機事
難周覽元凱結舌莫肯明言臣雖庸短世受榮祿竊慕
前賢匪躬之義不避斧鉞之誅以希一言之益伏願少
垂覽察略加推採使朝章重舉軍威更振海內起惟新
之歌天下見復禹之績則臣奏之後笑入下泉靈太后
得其疏以責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啓太后
云謙之有學藝宜在國學以訓胄子詔從之除國子博

士謙之與袁翻常景酈道元溫子昇之徒咸申款舊好
於贍恤言諾無虧居家僮隸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
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
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謙之乃修涼
書十卷行於世涼國盛事佛道爲論貶之因稱佛是九
流之一家當世名士競以佛理來難謙之還以佛義對
之竟不能屈以時所行歷多未盡善乃更改元修撰爲
一家之法雖未行於世議者歎其多能於時朝議鑄錢
以謙之爲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蓋錢
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

公爲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
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爲
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爲五銖
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
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
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
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
以食貨之要八政爲首聚財之貴詒訓典文是以昔之
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
朽貫於泉府儲畜旣盈民無困敝可以寧謐四極如身

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豐外事四戎遂虛國用
於是草萊之臣出財助國興利之計納稅廟堂市列權
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鹽鐵旣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
上林饒積外關百蠻內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羣
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旣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財用
將竭誠楊氏獻稅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
錢猶屢改竝行小大子母相權况今寇難未除州郡淪
敗民物凋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
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惟貴公
私得所政化無虧旣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

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民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竝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穆公之言於斯驗矣臣雖術愧計然識非心筭暫充錢官頗覩其理苟有所益不得不言脫以爲疑求下公卿博議如謂爲允卽乞施行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初謙之弟道穆正光中爲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恒以爲憾至是世哲弟神軌爲靈太后深所寵任直謙之家僮訴良神軌左右之入諷尚書判禁謙之於廷尉時將赦神

軌乃啓靈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時年四十二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百餘篇別有集錄永安中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諡曰康又除一子出身以明寃屈謙之妻中山張氏明識婦人也教勸諸子從師受業常誡之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宜各修勤勿替先業

謙之長子子儒字孝禮元顥入洛其叔道穆從駕北巡子儒後踰河至行宮莊帝見之具訪洛中事意子儒備陳元顥敗在旦夕帝謂道穆曰卿初來日何故不與子儒俱行對曰臣家百口在洛須其經營且欲其今日之

來知京師後事帝曰子儒非直合卿本懷亦大慰朕意
仍授祕書郎中轉通直郎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司
徒中兵參軍兼祭酒襲爵興和初除兼殿中侍御史時
四方多有流民子儒爲梁州北豫西兗三州檢戶使所
獲甚多後以公事去官武定六年卒時年四十一
子儒弟緒字叔宗明悟好學謙之常謂人曰與吾門者
當是此兒及長涉獵書傳好文詠司空行參軍轉長流
參軍除鎮遠將軍冀州儀同府中兵參軍爲府主封隆
之所賞隆之行梁州濟州引自隨恒令總攝數郡武定
三年卒年三十二

緒弟孝貞武定中司徒士曹參軍

孝貞弟孝幹司空東閣祭酒

謙之弟恭之字道穆行字於世學涉經史非名流儁士
不與交結幼孤事兄如父母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
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者若時不我知便
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
奏記於匡曰道穆生自蓬簷長於陋巷頗獵羣書無純
碩之德尚好章詠乏彫揆之工雖欲廁影髦徒班名俊
伍其可得哉然凝明獨斷之主雄才不世之君無藉朽
株之資求人屠釣之下不牽閭投之誚取士商歌之中

是以聞英風而慷慨望雲路而低徊者天下皆是也若
得身隸繡衣名充直指雖謝周生騎上之敏實有茅氏
就鑊之心匡大喜曰吾久知其人適欲召之遂引爲御
史其所糾擿不避權豪臺中事物多爲匡所顧問道穆
曾進說於匡曰古人有言罰一人當取千萬人懼豺狼
當道不問狐狸明公荷國重寄宜使天下知法匡深然
之正光中出使相州刺史李世哲卽尚書令崇之子貴
盛一時多有非法逼買民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
馬埒埃上爲木人執節道穆繩糾悉毀去之并發其贓
貨具以表聞又爾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榮甚憚

之還除奉朝請俄除太尉鎧曹參軍蕭寶夤西征以道
穆爲行臺郎中軍機之事多以委之大都督崔延伯敗
後賊勢轉彊屢請益兵朝廷不許寶夤謂道穆曰非卿
一行兵無益理遂令乘傳赴洛靈太后親問賊勢道穆
具以狀對太后怒曰比來使人皆言賊弱卿何獨云其
疆也道穆曰前使不實者當是冀陛下恩顏望霑爵賞
臣旣忝使人不敢虛妄願令近臣親檢足知虛實事訖
當反遇病不行後屬兄謙之被害情不自安遂託身於
莊帝帝時爲侍中特相欽重引居第中深相保護俄而
帝以兄事見出道穆懼禍乃攜家趣濟陰變易姓名往

來於東平畢氏以避時難莊帝卽位徵爲尚書三公郎中加寧朔將軍尋兼吏部郎中與薛曇尚書使晉陽授爾朱榮職賜爵龍城侯九月除太尉長史領中書舍人遭母憂去職帝令中書舍人溫子昇就宅弔慰詔攝本任表辭不許三年加前軍將軍及元顥逼虎牢城或勸帝赴關西者帝以問道穆道穆對曰關中今日殘荒何由可往臣謂元顥兵衆不多乘虛深入者由國家將帥征提不得其人耳陛下若親率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股肱之力破顥孤軍必不疑矣如恐成敗難測非萬乘所履便宜車駕北渡循河東下徵大將軍

天穆合於滎陽向虎牢別徵爾朱王軍令赴河內以掎角之旬月之間何往不剋臣竊謂萬全之計不過於此帝曰高舍人語是其夜到河內郡北未有城守可依帝命道穆秉燭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知乘輿所在除中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安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於時爾朱榮欲回師待秋道穆謂榮曰元顥以叢爾輕兵奄據京洛使乘輿飄露人神恨憤主憂臣辱良在於今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自可分兵河畔縛筏造船處處遣渡徑擒羣賊復主宮闕此桓文之舉也且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若還師令顥重完

守具徵兵天下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深然之曰
楊黃門侃已陳此計當更議決耳及莊帝反政因宴次
謂爾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黃門計則社稷不安可爲朕
勸其酒令醉榮對曰臣本北征蠕蠕高黃門與臣作監
軍臨事能決實可任用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兼
御史中尉尋卽真仍兼黃門道穆外秉直繩內參機密
凡是益國利民之事必以奏聞諫諍極言無所顧憚選
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
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四十人於時用錢稍薄道穆表
曰四民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私

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
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旣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
刑罹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
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此
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之愆彼復何罪昔漢文帝
以五分錢小故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
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
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
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
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必當錢

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侃計鑄永安五銖錢僕射
爾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卽彈糾
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
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爲恨泣以訴帝帝謂公主曰高
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
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爲愧道穆免冠
謝曰臣蒙陛下恩守陛下法不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
章以此負陛下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尋勅監儀注
又詔曰祕書圖籍所在內典賜書又加繕寫緗素委積
蓋有年載出內繁蕪多致零落可令御史中尉兼給事

黃門侍郎道穆惣集帳目并牒儒學之士編比次第道
穆又上疏曰臣聞舜命臯陶姦宄是託禹泣辜人堯心
爲念所以舉直錯枉事切曩賢明德慎罰議存先典高
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
濟時要所謂禮樂互興不相訟襲者矣臣以無庸忝當
今任所思報效未忘寢興但識謝知今業慙稽古未能
進一言以利國說一策以興邦索米長安豈不知耻至
於職司其憂猶望僂俛竊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
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不怨守令爲
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

誣謗御史一經檢究耻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爲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繡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祿之責無所逃罪所以夙夜爲憂思有悛革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秩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爲之御史若出糾劾卽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按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爲惡取敗不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

檢迭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別加按檢如此則肺石之傍怨訟可息叢棘之下受罪吞聲者矣詔從之復置司直及爾朱榮之死也帝召道穆付赦書令宣於外因謂之曰自今日後常得精選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爲御史故有此詔及爾朱世隆等率其部類戰於大夏門北道穆受詔督戰又贊成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隆等於是北遁加衛將軍假車騎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又除車騎將軍餘官如故時雖外託征蠻而帝恐北軍不利欲爲南巡之計未發會爾朱兆入洛道穆慮禍及

已託病去官世隆以道穆忠於前朝遂害之時年四十
二泰昌中贈使持節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晉兼尚書右對銀南蠻大正臺
子士鏡襲爵爲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擁入關北敵賊
道穆弟謹之繼沮渠氏後卒於滄州平東府主簿年三
十五贈通直郎無子以其孫黨爲御史姑育也謹又
謹之弟慎之字道密好學有諸兄風年二十三卒無子
以兄謙之第三子緒繼焉行前又嗣宋榮之孫也帝曰
史臣曰宋龔剛鯁自立猛而斷務辛雄以吏能歷職任
智效官羊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紀楊機清斷在公高
崇明濟爲用謙之兄弟咸政事之敏飾學有聞列于朝
廷豈徒然也深失之晚節至于顛覆惜乎

魏書卷七十七
豈豈卦然思終夫之然至干願
魏書卷七十七

魏書卷七十七考證

羊深傳羊深字文淵太山平陽人梁州刺史社第二子

也○臣人龍按北史羊祉傳社太山鉅平人本書地

形志泰山郡有鉅平若平陽則屬高平郡又有陽平則屬魯郡當以鉅平為是

魏書卷七十七考證

魏書卷七十八

魏

收

列傳第六十六

張普惠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世仕慕容氏祖志入國卒於濟陽

太守父協字文和上黨太守紹少好學通涉經史頗有

文才陰陽術數多所貫涉初為校書郎稍遷給事中自

長兼羽林監為門下錄事朝廷大事好言得失遂為世

知曾著釋典論雖不具美時有可存與常景等共修律

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

雖寡必盛治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
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伏惟大魏應天明命兆啓
無窮畢世後仁祚隆七百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北
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
憑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
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
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
何得而忽居安之辰故應危懼矣且法開清濁而清濁
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
賣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糾得

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
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爲榮兵士役苦心不亡亂
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在人間或亡
命山藪漁獵爲命或投仗疆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
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兼職人子弟隨逐浮遊
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
可勝數爪牙不復爲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
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疆敵
窺時邊黎伺隙內民不平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
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

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換情權不可恒隨洿隆以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洿隆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竝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爲體卽帝王之身也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經緯三才之倫包羅六卿之職措置風化之門作用賞罰之要乃是有爲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麤有在但主議之家太用古制若令依古高祖之法復須昇降

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悒未幾出除濟陰太守還歷司徒功曹參軍步兵長水校尉正光初兼中書侍郎使高麗還爲鎮遠將軍右軍將軍久之爲徐兗和糴使還朝大陳軍國利害不報紹又表曰臣聞文質互用治道以之緝熙洿隆得時人物以之通濟故能事恢三靈仁洽九服伏惟陛下應靈踐阼沖明照物宰輔忠純伊霍均美旣致昇平之基應成無

爲之業而漠北叛命隴右構逆中州驚擾民庶竊議其
故何哉皆由上法不通下情怨塞故也臣雖愚短具鑒
始末往往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以來文華而政亂故
臣昔於太和極陳得失具論四方華夷心態高祖垂納
文應可尋延昌正光奏疏頻上主者收錄不蒙報問卽
日事勢乃至於此盡微臣豫陳之驗今東南有竊號之
豎西北有逆命之寇豈得怨天實尤人矣臣今不憂荒
外正慮中畿急須改張以寧其意若仍持疑變亂尋作
肘腋一乖大事去矣然臣奉國四世欣戚是同但職在
冗散不關樞密寧濟之計欲陳無所可謂經緯甚多無

機可織夫天下者大器也一正難傾一傾難正當今之
危躡足之急臣備肉食痛心無已泣血上陳願垂採察
若得言參執事獻可替否寇逆獲除社稷稱慶雖死如
生犬馬情畢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
但天性踈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納紹兄世元
早卒世元善彈箏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
世以此尚之除驍騎將軍使吐谷渾還爲太府少卿曾
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節
乃少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
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

外竊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
雄甚駭愕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
驗甚多知者異之建義初除衛尉少卿將軍如故轉金
紫光祿大夫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歷
賜爵新昌子太昌初遷左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永熙二
年卒時年六十九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
將軍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諡曰宣

子伯元襲齊受禪例降

伯元弟叔利右將軍太中大夫

紹從父弟瑜濟州長史

瑜弟彝字鳳倫太和中舉秀才稍遷步兵校尉卒於武
邑太守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

子伯融出繼瑜後武定末

闕二字太守

伯融嫡弟子寬開府田曹參軍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父擘
爲齊州中水縣令隨父之縣受業齊土專心墳典剋厲
不息及還鄉里就程立講習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
之說多所窺覽諸儒稱之太和十九年爲主書帶制局
監與劉桃符石榮劉道斌同員共直頗爲高祖所知轉
尚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爲其聲價僕射李冲

曾至澄處見普惠言論亦善之世宗初轉積射將軍澄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啓普惠爲府錄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於七月七日集會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踈昵之敘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禮太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卽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旣不與

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爲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旣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食猶擇人於射爲惑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而爲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按射儀射者以禮樂爲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鍾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者何用射爲

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庫府空虛
宜待新調二三之趣停之爲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
後奏狸首之章宣矍相之令聲軒懸建雲鉦神民忻暢
於斯時也伏惟慈明遠被萬民是望舉動所書發言唯
則願更廣訪賜垂曲採昭其管見之心恕其讜言之責
則芻蕘無遺歌輿人有獻誦矣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
乃荅曰文武之道自昔成規明耻教戰振古常軌今雖
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既不勞民損公任其私
射復何失也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
要須令制乎比適欲依前州府相率王務之暇肄藝良

辰亦未言費用庫物也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
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以
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轉揚州啓普惠以羽林監
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尋加威遠將軍普惠旣爲澄
所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旋京之日裝束藍縷澄資絹
二十匹以充行資還朝仍羽林監又澄遭太如憂臣寮
爲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荅曰
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
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如作配先王更無聲
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

以爲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旣葬以諡配
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氏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祿
皆以諡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諡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
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
烈懿乎澄從之及王師大舉重征鍾離普惠爲安樂王
詮別將長史班師除揚烈將軍相州安北府司馬遷步
兵校尉後以本官領河南尹丞世宗崩坐與甄楷等飲
酒遊從免官驍騎將軍刁整家有舊訓將營儉葬普惠
以爲矯時太甚與整書論之事在刁雍傳故事免官者
三載之後降一階而敘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

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宜特顯敘
勅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爲榮時
任城王澄爲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廣陵王恭北海
王顥疑爲所生祖母服朞與三年博士執意不同詔羣
寮會議普惠議曰謹按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爲二國
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爲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
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
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朞父卒則皆得申此大夫命
其妾子以爲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爲之三年況天子命
其子爲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爲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爲

母練冠之與大功乎輕重顛倒不可之甚者也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爲服朞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爲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已申其三年太妃旣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

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况廣陵北海論封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遙乎今旣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朞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朞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母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爲命之爲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

已又曰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旣
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
王入爲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爲
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玉食一
方不得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議者亦
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惠據
禮還荅鄭重三返郁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
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
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
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爲通會聞胡家穿

壙下墳有磐石乃密表曰臣聞優名寶位王者之所光
錫尊君愛親臣子所以慎終必使勲績相伴號秩相可
然後能顯揚當時傳徽萬代者矣竊見故侍中司徒胡
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載育至尊母儀四海近樞克惟
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鑾纛深
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
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曰
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明乾坤不可竝大禮記曰天
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明君臣不可竝
上伏見詔書以司徒爲太上秦公夫人爲太上秦君夫

人蒙號於前司徒繫之於後尊光之美盛矣竊惟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故仰尊爲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勅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之爲太上恐乖繫勅之意春秋傳曰葬稱公臣子辭明不可復加上也書曰茲予大饗于先王爾祖其從與饗之司徒位尊屬重必當配饗先朝稱太上以爲臣以事太上皇恐非司徒翼翼之心漢祖創有天下尊父曰太上皇母曰昭靈后乃帝者之事晉有小子侯尚曰僭之於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號於帝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故受之以井比剋吉定兆而以淺改卜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伏願聖后回日月之明察微臣之請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畏困上之鑒邀謙光之福則天下幸甚臣聞見災修德災變成善此太戊所以興殷桑穀以之自滅況今卜遷方始當修革之會愚以爲無上之名不可假之

脫譏於千載恐貽不言之咎且君之於臣比葬三臨之禮也司徒誠爲后父實人臣也雖子尊不加於父乃天下母以義斷恩不可遂在室之意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况乃應坤之載承天之重而朔望於司徒之殯晨昏於郊墓之間雖聖思蒸蒸其不虞宜戒離宸極之嚴居疲雲蹕於道路此亦億兆蒼生瞻仰失圖伏願尋載馳之不歸存靜方之光大則草木可繁人靈斯穆臣職忝諫司敢獻狂瞽謹冒上聞不敢宣露乞垂省覽昭臣微款脫得奉謁聖顏曲盡愚衷者死且不朽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王公八座卿尹及五品已上博議

其事遣使召普惠與相問荅又令侍中元乂中常侍賈燦監觀得失任城王澄問普惠曰漢高作帝尊父爲太上皇今聖母臨朝贈父太上公求之故實非爲無準且君舉作則何必循舊對曰天子稱詔太后稱令故周臣十亂文母預焉仰思所難竊謂非匹澄曰前代太后亦有稱詔聖母自欲存謙光之義故不稱耳何得以詔令之別而廢嚴父之孝對曰后父太上自昔未有前代母后豈不欲尊崇其親王何以不遠謨古義而近順今旨未審太后何故謙於稱詔而不謙於太上竊願聖后終其謙光太傅清河王懌曰昔在僭晉褚氏臨朝殷浩遺

褚裒書曰足下今之太上皇也況太上公而致疑對曰
褚裒以女輔政辭不入朝淵源譏其不恭故有太上之
刺本稱其非不記其是不謂殿下以此賜難侍中崔光
曰張生表中引晉有小子侯出自鄭注非爲正經對曰
雖非正經之文然述正經之旨公好古習禮復固斯難
御史中尉元匡因謂崔光曰張表云晉之小子侯以號
同稱僭今者太上公名同太上皇比晉小子義似相類
但不學不敢辨其是非普惠對曰中丞旣疑其是不正
其非豈所望於三獨尚書崔亮曰諫議所見正以太上
之號不應施於人臣然周有太公尚父亦兼二名人臣

尊重之稱固知非始今日普惠對曰尚父者有德可稱
太上者上中之上名同義異此亦非竝亮又曰古有文
王武王亦有文子武子然則太上皇太上公亦何嫌于
同也普惠對曰文武者德行之迹故迹同則諡同太上
者尊極之位豈得通施於臣下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
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爲上何必上者
皆是極尊普惠厲聲訶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
與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蟲小
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慙色默不復
言任城王澄曰諫諍之體各言所見至於用捨固在應

時卿向荅袁氏聲何太厲普惠對曰所言若是宜見採用所言若非懼有罪及是非須辨非爲苟競澄曰朝廷方開不諱之門以廣忠言之路卿今意在向義何云乃慮罪罰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乂賈璨宣令謂普惠曰朕向召卿與羣臣對議往復既終皆不同卿表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普惠於是拜令辭還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驂騶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泣普惠謂曰

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職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時中山莊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淵儒碩學身負大才秉此公方來居諫職蹇蹇如也諤諤如一昨承胡司徒第當面折庭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魯門之析裁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寮拱默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書每爲口實普惠以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其勞民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

綿麻之調尊先皇之軌夙宵惟度忻戰交集何者聞復高祖舊典所以忻惟新俱可復而不復所以戰違法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職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此之謂也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

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

闕字

易民言之可

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追前之非遂後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羣官共竊之愚臣以爲於理未盡何者今宮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忖秤量絹布疋有尺丈之盈一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兼百銖之剩未聞依律罪州郡若一疋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三長此所以教民以貪者也今百官請俸人樂長闊并欲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厚重

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譽以亂視聽不聞嫌長惡廣求計還官者此百司所以仰負聖明也今若必復綿麻者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和之稅其在庫絹布并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總常俸之數千俸所出以布綿麻亦應其一歲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法如此則高祖之軌中興於神龜明明慈信照布於無窮則孰不幸甚伏願亮臣慳慳之至下慰蒼生之心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

後月一陛見又以肅宗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臣聞明德卹祀成湯光六百之祚嚴父配天孔子稱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上聞福傳遐世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故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於明堂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觀射遊苑躍馬騁中危而非典豈清蹕之意殖不思之冥業捐巨費於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於外立寂之衆遨遊於內愆禮忤時人靈未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求祗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

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潔誠禋祿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人有喜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臣學不經遠言多孟浪忝職其憂不敢默爾尋別勅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官剋日蝕豫勅罷朝普惠以逆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

尺調租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勲親之胤所宜收敘書奏肅宗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令曰寧有先皇之詔一一翻改普惠僂俛不言令曰卿似欲致諫故以左右有人不肯苦言朕爲卿屏左右卿其盡陳之對曰聖人之養庶物愛之如傷況今二聖纂承洪緒妻承夫子承父夫父之不可安然仍行豈先帝傳委之本意仰惟先帝行事或有司之謬或權時所行在後以爲不可者皆追而正之聖上忘先帝之自新

不問理之伸屈一皆抑之豈蒼生黎庶所仰望於聖德
太后曰小小細務一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
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
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
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太師彭城
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
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
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
如此枉乞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國繼絕世滅國絕
世竟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骨

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故太尉咸陽王冀州刺史
京兆王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沉淪幽壤緬
焉弗收豈是興滅繼絕之意乞收葬二王封其子孫愚
臣之願太后曰卿言有理朕深戢之當命公卿博議此
事及任城王澄薨普惠以吏民之義又荷其恩待朔望
奔赴至於禫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
臨薨啓爲尚書右丞靈太后旣深悼澄覽啓從之詔行
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轄相與爲約
竝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
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曰臣

聞乾元以利貞爲大非義則不動皇王以博施爲功非類則不從故能始萬物而化天下者也伏惟陛下叡哲欽明道光虞舜八表宅心九服清晏蠕蠕相害於朔垂妖師扇亂於江外此乃封豕長蛇不識王度天將悔其罪所以奉皇魏故荼毒之辛苦之令知至道之可樂也宜安民以悅其志恭己以懷其心而先自勞擾艱難下民興師郊甸之內遠投荒塞之外救累世之勅敵可謂無名之師諺曰唯亂門之無過愚情未見其可當是邊將窺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夫白登之役漢祖親困之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

中季布以爲不可請斬之千載以爲美況今旱酷異常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爲將而欲定蠕蠕忤時而動其可濟乎阿那瓌投命皇朝撫之可也豈容困疲我兆民以資天喪之虜昔莊公納子糾以致乾時之敗魯僖以邾國而有懸胛之耻今蠕蠕時亂後主繼立雖云散亡姦虞難抑脫有井陘之慮楊鈞之內其可食乎高車蠕蠕連兵積年饑饉相仍須其自斃小亡大傷然後一舉而并之此卞氏之高略所以獲兩虎不可不圖之今土山告難簡書相續蓋亦無能爲也正與今舉相會天其或者欲以告戒人不欲使南北兩疆竝興大

衆脫狂狡構閒於其間而復事連中國何以寧之今宰輔專欲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那瓌之不還負何信義此機之際北師宜停臣言不及義文書所經過不敢不陳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二虜自滅之形可以爲殷鑒伏願輯和萬國以靜四疆混一之期坐而白至矣臣愚昧多違必無可採匹夫之智願以呈獻表奏詔答曰夫窮鳥歸人尚或興惻況那瓌嬰禍流離遠來依庇在情在國何容弗矜且納亡與喪有國大義皇魏堂堂寧廢斯德後主亂亡似當非謬此送彼迎想無拒戰國義宜表朝筭已決卿深誠厚慮朕用

嘉戢但此段機略不獲相從脫後不逮勿憚匡言時蕭衍義州刺史文僧明舉城歸順揚州刺史長孫稚遣別駕封壽入城固守衍將裴邃湛僧率衆攻逼詔普惠爲持節東道行臺攝軍司赴援之軍始度淮而封壽已棄城單馬而退軍罷還朝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欵朝廷頗事當迎普惠上疏請赴揚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涼州刺史石士基行臺元洪超竝贓貨被繩以普惠爲右將軍涼州刺史卽爲西行臺以病辭免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先是仇池武興羣氏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絕詔普惠以本官爲持節西道行臺

給秦歧涇華雍豳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普惠至南秦停歧涇華雍豳東秦六州兵武召秦州兵武四千人分配四統令送租兵連營接柵相繼而進運租車驢隨機輪轉別遣中散大夫封答慰喻南秦員外常侍楊公熙宜勞東益氏民於時南秦氏豪吳富聚合兇類所在邀劫公熙既至東益州刺史魏子建密與普惠書言公熙舊是蕃國之胤而諸氏與相見者必有陰私言宜加圖防普惠乃符攝公熙令赴南秦公熙果已密遣其

從兄山虎與吳富同逆又妄自說鄉里紛動羣氏託云與崔南秦有隙拒而不赴租達平落吳富等果僭車營實公熙所潛遣也後吳富雖爲左右所殺而後黨猶盛秦闕所縮武都武階租頗得達東益羣氏先款順故廣業仇鳩河池三城粟便得入其應入東益十萬石租皆稽留費盡升斗不至鎮戍兵武遂致飢虛咸恨普惠經略不廣事訖普惠拜表按劾公熙還朝賜絹布一百段時詔訪寃屈普惠上疏曰詩稱文王孫子本枝百世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皆所以明德睦親維城作翰漢祖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

苗裔又申之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其以疆大分王罪犯蹙邑者蓋有之矣未聞父基子構世載忠賢一死一削用爲恒典者也故尚書令臣肇未能遠稽古義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戶始蕃一千戶二蕃五百戶三蕃三百戶謂是親踈世減之法又以開國五等有所減之言以爲世減之趣遂立格奏奪稱是高祖本意仍被旨可差謬之來亦已甚矣遂使勲親懷屈幽顯同冤紛訟彌年莫之能息臣輒遠研旨格深窮其事世變減奪今古無據又尋詔書稱昔未可采今始列璧疑豈得混一內分久近也故樂良樂安同蕃異封

廣陽安豐屬別戶等安定之嫡邑齊親王河間戚近更從蕃食是乃太和降旨初封之倫級勲親兼樹非世減之大驗者也博陵襲爵亦在太和之年時不世減以父嘗全食足戶充本同之始封減從今式如此則減者減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減之內減足之旨乃爲所貢所食耳欲使諸王開國弗專其民賦役之差貴賤有等蓋準擬周禮公侯伯子男貢稅之法王食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是以新興得足充本清淵吏多減戶故始封承襲俱稱所減謂減之以貢食謂食之於國斯實高祖霈然之詔減實之理聖明

自釋求之史帛猶有未盡時尚書臣琇疑減足之參差旨又判之以開訓所減之旨可以不疑於世減矣而臣肇弗稽往事曰五等有所減之格用爲世減之法以王封有親踈之等謂是代削之條妄解成旨雷同世奪以此毒天下民其從乎故太傅任城文宣王臣澄樞弼累朝識洞今古爲尚書之日殷勤執請孜孜於重議被旨不許於此遂停又律罪例減及先帝之總麻令給親恤止當世之有服律令相違威澤異品使七廟曾玄不治未恤嫡封則爵祿無窮枝庶則屬內貶絕儀刑作孚億兆何觀夫一人吁嗟尚曰虧治今諸王五等各稱其冤

七廟之孫竝訟其切陳訴之案盈於省曹朝言巷議咸云其苦恐非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睦九族之義也臣猥忝今任於茲五年推尋旨格謂無世減之理請近遵高祖減食之謨遠循百代象賢之誥退由九伐進從九儀則刑罰有倫封不虛黜斯乃文王所以克慎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今旨訪冤滯愚以此爲大者求尋光錫之詔并諸條格所奪所請事事窮審諸王開國非犯罪削奪者竝求還復其昔嘗全食足戶充本減從令式者從前則力多於親懿全奪則減足之格不行愚謂祿力竝應依所_闕字之食而食之若是則力

少蕃王粟帛仍本戶邑雖盈之減兩秦既有全食足戶之異故不得同於新封之力耳親恤所哀請依律斷伏惟親親尊賢位必功立尊賢以司民可不慎乎親親以牧族其可棄乎如脫蒙允求以旨判爲始其前來吏秩悉年久不追臣又聞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咸有一德殷湯所以革夏故能上令下從風動草偃畏之如雷電敬之如明神是以天子家天下綏萬國若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遷都之構庶方子來汎澤所沾降及陪皂寧有岳牧二千石縣令丞尉治中別駕及諸軍幢受命於朝廷而可不預乎此之班駁雲雨之不平謂是當

時有司出納之未允何以明之仰尋世宗詔書百官普進一級中有朝臣刺史登時褒授則內外貴賤莫不同澤又覆奏稱爰及陪皂明無不逮自後人率其心紛綸盈庭嫌少誤惑視聽限以汎前更爲年斷六年三年之考以意折之汎前汎後之歲隔而絕之遂使如綸之旨頓於一朝汎前六年上第者全不得汎三年上第者蒙半階而已汎前汎後合考者隔絕而不得無考者無折而全汎前汎後有考無考竝蒙全汎與否乖違勤舊彌屈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其此之謂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下可不慎歟言之不從無以抑之遂奏奪牧

守外祿全不與汎散官改爲四年之考汎前者八年一階政令不一寃訟惟甚與而復奪其本在茲致使邀駕擊鼓者無理以加其罪誹謗公聽者無辭以抑其言嗜所由生慢悖所由起夫琴瑟不調澆而更張善人國之本也其可棄乎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堯典曰克明俊德呂刑曰何擇非人周官曰官弗必備惟其人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如此則官必擇人汎則宜溥請遠遵正始元旨近準聖明二汎內外百官悉同一階不以汎前折考不以散任

增年則同雲共澍四海均洽如謂未可宜以權理折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春秋傳曰一曰擇人如此則乃可無汎不可無考守宰之汎旣以追奪則百官之汎不應獨霑溥澤旣收復誰敢怨夫三載之考與於太和再周之陟通於景明閑劇祿力自有加減陪臣以事省降而考則三年朝官旣祿等平曹更四周乃陟考祿參差各稱其枉且一日從軍征戍苦於煩任終年專使決斷重於陪臣恒上若通爲三載之考無汎隔折則各盈其分亦足以近塞羣口遠綏四方日昃求賢猶有所失況不遵擇人之訓唯以停久而進乎自今

已後考黜願以三宅革心選進願以三儔居德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弗任斯周道所以佑辟康民敢不敬守臣忝官樞副毗察寃訟寤寐惟省謂宜追正愚固所陳萬無可採出除左將軍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蕭衍前弊別郡異縣之民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縮攝有方姦盜不起民以爲便蕭衍遣將胡廣來寇安陽軍主陳明祖等憐白沙鹿城二戍衍又遣定州刺史田超秀由僧達等竊陷石頭戍徑據安陂城郢州新塘之賊近在州西數十里普惠前後命將拒戰竝

破之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遊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爲豫州啓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之孝昌元年三月在州卒時年五十八贈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諡曰宣恭

長子榮儁武定末齊王相府屬

榮儁弟龍子揚州驃騎府長史

史臣曰孫紹關右之士又能指論世務亦其志也張普惠明達典故彊直從官侃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

魏書卷七十八考證

魏書卷七十九

不同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六十七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鹿念

張熠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自言晉侍中粲之六世孫

祖昇家於北海父洪名犯顯祖廟諱仕劉義隆為撫軍

府中兵參軍早卒淹好文學有氣尚劉子業輔國府刑

獄參軍事劉或以為員外郎假龍驤將軍領軍主令援

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兼著作郎時顯

祖於仲冬之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並不納淹
上接輿釋遊論顯祖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等諸人不
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勅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蕭
蹟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
朝服行事主客執之云弔有常式何得以朱衣入山庭
昭明等言本奉朝命不容改易如此者數四執志不移
高祖勅尚書李冲令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遣淹
昭明言未解魏朝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吉凶
不同禮有成數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
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遠自江南奉慰不能式

遵成事方謂議出何典行人得失何其異哉昭明言二
國交和既久南北皆須準望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
於時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那得苦見要逼淹言
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而彼不遵高宗追遠之
慕乃踰月卽吉彪行弔之時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
貂璫曜日百寮內外朱服煥然彪行人不被主人之命
復何容獨以素服閒衣冠之中來責雖高未敢聞命我
皇帝仁孝之性侔於有虞處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
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三皇不同禮亦
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爲非也

昭明遂相顧而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希主人裁以弔服使人唯齋袴褶比旣戎服不可以弔幸借緇衣幅以申國命今爲魏朝所逼違負指授還南之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命折中還南之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復非理見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旣而高祖遣李冲問淹昭明所言淹以狀對高祖詔冲曰我所用得人仍勅送衣帽給昭明等賜淹果食明旦引昭明等入皆令文武盡哀後正侍郎高祖以淹清貧賜絹百匹十六年蕭蹟遣其散騎常侍庾華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

宗慶朝貢值朝廷有事明堂因登靈臺以觀雲物高祖勅淹引華等館南矚望行禮事畢還外館賜酒食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旣久而比棄信絕好爲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隣之義淹言夫爲王者不拘小節中原有菽工採者獲多豈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主歷事宋朝荷恩積世當應便爾欺奪宗慶庾華及行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而以手掩目曰卿何爲不作于禁而作魯肅淹言我捨危効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之有憲亦不對王肅歸國也高祖以淹曾宦江表詔觀是非乃造肅與語還奏言實時議紛紜猶謂未審高祖曰明

日引入我與語自當知之及鑾輿行幸肅多扈從勅淹將引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民也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渡肅知淹寓於青州乃笑而謂淹曰青州閒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閒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而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者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奏聞高祖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爲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高祖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覆卿試重

敘之肅言臣前朝歌爲淹所困不謂此事仰聞聽覽臣爾日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遂皆大笑高祖又謂肅曰淹能制卿其才亦不困肅言淹才詞便爲難有聖朝宜應敘進高祖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已達人正可顯臣之美高祖曰卿旣爲人所屈欲求屈已之名復於卿太優肅言淹旣蒙進臣得屈已伸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乃賜淹龍廐上馬一疋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高祖以淹家無行資勅給事力送至洛陽并賜假日與家累相隨行次靈丘屬蕭鸞遣使勅驛馬徵淹車駕濟淮淹於

路左請見高祖竝駕而進之淹曰蕭鸞悖虐幽明同棄
陛下俯應人神按劔江涘然敵不可小蜂蠆有毒而況
國乎深願聖明保萬全之策詔曰此前車之轍得不慎
乎淹曰伏聞發洛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
納下之義高祖曰此是我命耳卿不得爲干斧鉞淹曰
昔文王詢於芻蕘晉文聽輿人之誦臣雖卑賤敢同匹
夫高祖優而容之詔賜絹百匹高祖幸徐州勅淹與閭
龍駒等主舟楫將汎泗入河沂流還洛軍次碣磔淹以
黃河峻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高祖勅淹曰朕以恒
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

而黃河急峻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
百姓之心知卿至誠而今者不得相納勅賜驕騮馬一
疋衣冠一襲除羽林監領主客令加威遠將軍于時宮
殿初構經始務廣兵民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
厲涉淹遂啓求勅都水造浮航高祖賞納之意欲榮淹
於衆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
事世宗初司徒彭城王勰曰先帝本有成旨淹有歸國
之誠兼歷官著稱宜加優陟高祖雖崩詔猶在耳乃相
聞選曹加淹右軍領左右都水仍主客令復授驍騎將
軍加輔國將軍都水主客如故淹小心畏法典客十年

四方貢聘皆有私遺毫釐不納乃至衣食不充遂啓乞
外祿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將軍如故還朝病卒贈
本將軍光州刺史諡曰定

子霄字景鸞亦學涉好爲文詠但詞彩不倫率多鄙俗
與河東姜質等朋遊相好詩賦閒起知音之士共所嗤
笑間巷淺識頌諷成羣乃至大行於世歷治書侍御史
而卒

范紹字始孫敦煌龍勒人少而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
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遠
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暮宜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

初充太學生轉筭生頗涉經史十六年高祖選爲門下
通事令史遷錄事令掌奏文集高祖善之又爲侍中李
冲黃門崔光所知出內文奏多以委之高祖曾謂近臣
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稍遷彊弩將軍積弩將軍公車
令加給事中遷羽林監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請征鍾離
勅紹詣壽春共量進止澄曰須兵十萬往還百日渦陽
鍾離廣陵廬江欲數道俱進但糧仗軍資須朝廷速遣
紹曰計十萬之衆往還百日須糧百日頃秋以向未方
欲徵召兵仗可集恐糧難至有兵無糧何以剋敵願王
善思爲社稷深慮澄沉思良久曰實如卿言使還具以

狀聞後澄遂征鍾離無功而返尋除長兼奉車都尉轉右都水使者錄事如故丁母憂去職值義陽初復起紹除寧遠將軍郢州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其年冬使還都值朝廷有南討之計發河北數州田兵二萬五千人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爲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又詔紹詣鍾離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鍾離形勢英固言必剋紹觀其城隍防守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聞俄而英敗詔以徐豫二境民稀土曠令紹量度處所更立一州紹以譙城形要之所置州爲便

遂立南兗入爲主衣都統加中堅將軍轉前軍將軍追賞營田之勤拜游擊將軍遷龍驤將軍太府少卿都統如故轉長兼太府卿紹量功節用甄煩就簡凡有賜給千匹以上皆別覆奏然後出之靈太后嘉其用心勅紹每月入見諸有益國利民之事皆令面陳出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清慎守法頗得民和值山胡來寇不能擊以此損其聲望復入爲太常卿莊帝初遇害河陰劉桃符中山盧奴人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職景明中羽林監領主書蕭寶夤之降也桃符受詔迎接歷奉車都尉長水校尉游擊

將軍正始中除征虜將軍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
遷職世宗謂之曰揚子雲爲黃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
始十年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世宗
頻詔桃符爲使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旣老耄而諸
子非理處物世宗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征虜將
軍豫州刺史與後軍將軍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
宗傳桃符善恤蠻左爲民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年五
十一贈後將軍洛州刺史

子景均殿中侍御史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自云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幼而好

學有器幹及長腰帶十圍鬚髯甚美舉孝廉入京拜校
書郎轉主書頗爲高祖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
給事中高祖謂黃門侍郎邢巒曰道斌是段之舉便異
儕流矣世宗卽位遷謁者僕射轉步兵校尉廣武將軍
領中書舍人出爲武邑太守時冀州新經元愉逆亂之
後加以連年災儉道斌頻爲表請蠲其租賦百姓賴之
罷郡還除右將軍太中大夫又以本將軍出爲恒農太
守遷岐州刺史所在有清治之稱正光四年卒於州贈
平東將軍滄州刺史改贈濟州諡曰康道斌在恒農修
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之後民故追思之

乃復畫道斌形於孔子像之西而拜謁焉
子士長武定中礪郡太守卒

董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
門博士歷殿中侍御史國子助教積射將軍兼中書舍
人辯於對問爲世宗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
詔紹慰勞至上蔡爲賊所襲囚送江東仍被鎖禁蕭衍
領軍將軍呂僧珍暫與紹言便相器重衍聞之遣使勞
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對曰老母
在洛無復方寸旣奉恩貸實若更生衍又遣主書霍靈
超謂紹曰今放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

善也對曰通好息民乃兩國之事旣蒙命及輒當聞奏
本朝行賜紹衣物引入見之令其舍人周捨慰勞并稱
戰爭多年民物塗炭是以不耻先言與魏朝通好比亦
有書都無報旨卿宜備申此意故遣傳詔周靈秀送卿
至國遲有嘉問又令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令者
獲卿乃天意也夫千人之聚不散則亂故須立君以治
天下不以天下養一人凡在民上胡不思此若欲通好
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先是詔有司以所獲
衍將齊苟兒等十人欲以換紹事在司馬悅傳及紹還
世宗愍之永平中除給事中仍兼舍人紹雖陳說和計

朝廷不許久之加輕車將軍正舍人又除步兵校尉肅宗初紹上御天馬頌帝賞其辭賜帛八十匹又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加冠軍將軍出除右將軍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民情蕭衍將軍曹義宗王玄真等寇荊州據順陽馬圈裴衍王羆討之既復順陽進圍馬圈城堅裴王糧少紹上書言其必敗未幾裴衍等果失利順陽復爲義宗所據紹有氣病啓求解州詔不許蕭寶夤反於長安也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肅宗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曰此是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實瞎也

帝大笑勅紹速行又加平西將軍以拒寶夤之功賞新蔡縣開國男食邑二千戶永安中代還於是除安西將軍梁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兼尚書爲山南行臺頗有清稱前廢帝以元孚代之紹至長安時爾朱天光爲關右大行臺啓紹爲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又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光赴洛留紹於後天光敗賀拔岳復請紹爲其開府諮議參軍永熙中加車騎將軍岳後攜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後爲宇文黑獺所殺子敏永安中爲太尉西閣祭酒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其世父僧集官至東
清河西平原二郡太守贈濟州刺史元興少有操尚隨
僧集在平原因就中山張吾貴常山房虬學通禮傳頗
有文才年二十三還鄉教授常數百人領寮孝廉對策
高第又舉秀才時御史中尉王顯有權寵元興奏記於
顯召爲檢校御史尋轉殿中除奉朝請三使高麗江陽
王繼爲司徒元興爲記室參軍遂爲元義所知義秉朝
政引元興爲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元興居
其腹心預聞時事卑身剋己人無恨焉家數貧約食容
恒數十人同其飢飽曾無吝色時人歎尚之及太保崔

光臨薨薦元興爲侍讀尚書賈思伯爲侍講授肅宗杜
氏春秋於式乾殿元興常爲擿句儒者榮之及義欲解
領軍以訪元興元興曰未知公意如何耳又曰卿謂吾
欲反也元興不敢言因勸之義旣賜死元興亦被廢乃
爲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緣水上脆弱惡
風波危微苦驚浪丞相高陽王雍召爲兼屬未幾去任
還鄉僕射元羅爲東道大使以元興爲本郡太守尋徵
赴闕以母憂還家頻值鄉亂數爲監軍元興多所賞罰
鄉黨頗以此憾焉上黨王天穆之討邢杲引爲大將軍
從事中郎元顥入洛復爲平北將軍光祿大夫領中書

舍人莊帝還宮天穆以爲太宰諮議參軍加征虜將軍
普泰初安東將軍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
家贈征東將軍齊州刺史文集百餘篇元興世寒因元
義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爲州主簿論者以爲非倫高祖
時有譙郡曹道頗涉經史有幹用舉孝廉太和中東宮
主書門下錄事景明中尚書都令史領主書後轉中書
舍人行使每稱旨出除東郡太守卒贈儀同三司又有
北海曹昇亦以學識清立見知歷治書侍御史永安中
黃門郎散騎常侍出帝世國子祭酒不營家產至以餒
卒於鄴時人傷歎之又齊郡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

中太學博士兼尚書郎而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
盜大失綾縑時人鄙其矯詐

鹿念字永吉濟陰人父生在良吏傳念好兵書陰陽釋
氏之學太師彭城王勰召爲館客嘗詣徐州馬疫附船
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以餉其馬船行數
里念覺問得禾之處從者以告念大忿卽停船上岸至
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返初爲真定公元子直
國中尉恒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
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弦響藹中華又曰援琴起何
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弦響絕子直少有令

問兪欲其善終故以諷焉母憂去職服闋仍卒任子直出鎮梁州兪隨之州州有兵糧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兪獨不取子直彊之終不從命莊帝爲御史中尉兪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或軍時蕭衍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或云欲歸款綜時爲蕭衍愛子衆議咸謂不然或募人入報驗其虛實兪遂請行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也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雋胡龍牙並總彊兵內外嚴固兪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爲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兪答曰兵交使在自昔通言我爲臨淮王

所使須有交易兵潤遂先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兪被執語景雋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其虛實且遣左右爲元略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在一深室詭爲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衍追還綜又遣腹心梁話迎兪密語意狀令善酬答引兪入城詣龍牙所時日已暮龍牙列仗舉火引兪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兪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得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雋佳所停兪在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星月甚

明有綜軍主姜桃來與念語曰君年已長宿又充今使
良有所達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主待物有道
乃舉手上指今歲星在斗斗吳之分野君何爲不歸梁
國我令君富貴念答曰君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法僧者
莒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
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而剋之君吳國敗喪不久且衣
錦夜遊有識不許言未及盡引入見景雋景雋曰元中
山雖曰相喚不懼而來何也答曰昔楚伐吳吳遣麇由
勞師今者此行略同於彼又曰遊歷多年與卿先經相
識仍敘由緣景雋便記引念同坐謂念曰卿不爲刺客

也答曰今者爲使欲返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爲
設飯食雜果念彊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夸矜諸人相
謂曰壯士哉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戶內指床令坐
一人別在室中出謂念曰中山有教與君相聞念遂起
立使人謂念曰君但坐念曰家國王子豈有坐聽教命
使人曰頓首君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聞鄉事晚
來患動不獲相見念曰且奉音旨冒險祇赴不得瞻見
內懷反側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勗景雋司馬
楊暉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念云秦隴旣平三方靜晏
今有高車白眼羌蜀五十萬齊王

闕字

陳留崔延伯李叔

仁等分爲三道徑趣江西安樂王鑒李神領冀相齊濟
青光羽林十萬直向琅邪南出諸人相謂曰詎非華辭
也念曰可驗崇朝何華之有日晏令還景雋送念上戲
馬臺北望城壘曰何此城之固良非彼軍士所能圖擬
卿可語二王回師改計念曰金墉湯池衝甲彌巧貴守
以人何論險害還軍於路與梁話誓盟契約旣固未旬
綜果降詔曰日者法僧父子頑固自天長惡不已竊城
外叛職此亂階遂使彭宋名藩翻爲賊有雖宗臣名將
揮戈於泗濱虎士雄卒竦劔於汴渚然高墉峻堞非可
易登廣涘深隍實爲難踐是用日昃忘食中宵憤惋者

也而行都督豫章王蕭綜體運知機欲歸有道潛遣密
信送款於都督臨淮王于時事同夜光能不按劔殿中
侍御史監軍鹿念不憚虎口視險若夷便能占募入驗
虛實誓盟旣固所圖遂果返地復城息我兵甲亦是念
之力焉若不酬以榮祿何以勸厲將來可封定陶縣開
國子食邑三百戶除員外散騎常侍俄出爲青州彭城
王劭府長兼司馬尋解長兼廣川人劉鈞東清河人房
須反劭遣念監州軍討之戰於商山頗有所捷將統皆
劭左右擅增首級妄請賞帛念面執不與劭弗從念勃
然作色曰竭志立言爲王爲國豈念家事不辭而出劭

追而謝焉竊勲者放言噂嗜欲加私害愈聞而笑之不
以介意先是蕭衍遣將彭羣王辯率衆七萬圍逼琅邪
自春及秋官軍不至而兩青士馬裁可萬餘師次鄖城
久而未進劭乃遣愈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長史劉仁之
竝監勒諸將徑赴賊壘大破之斬羣首俘馘二千餘級
肅宗嘉之璽書勞問永安中入爲左將軍給事黃門侍
郎又以前賞愈入徐之功未盡增邑二百戶進爵爲侯
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昔而自無室
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莊帝嘉其清素時
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城民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

賊衆屯柵曲術詔愈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爲六
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文欣黨重以購之文欣
同逆人韓端正斬文欣送首魁帥同死者十二人詔書
褒慰還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詔爲使持節兼
尚書左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至東郡值爾朱仲遠陷
西兗向滑臺詔與都督賀拔勝等拒仲遠軍敗還京普
泰中加征東將軍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兼度支尚書
河北五州和糴大使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滎陽民鄭
榮業等聚衆反圍逼州城愈不能固守遂以城降榮業
送愈於關西

張熠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漢侍中衡是其十世祖熠自奉朝請爲揚州車騎府錄事參軍入除步兵校尉永寧中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熠敷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久之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後爲別將隨長孫稚西征轉平西將軍太中大夫爲關西都督以功封長平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永安初除平西將軍岐州刺史假安西將軍尋加撫軍將軍矜恤貧弱爲民所愛代還值元顥入洛仍令復州熠遂私還莊帝還宮出除鎮南將軍東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征蠻大都督轉荊州刺史值爾朱兆入洛不

行普泰中衛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尚書元世雋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都連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材木耗損有闕經構熠清貞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爲大將詔從之熠勤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衛大將軍宮殿成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三年卒於州時年六十贈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兗州刺史謚曰懿子孝直武定末司空騎兵參軍史臣曰成淹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以至於顯達苟曰非才亦何可以致

魏書卷七十九

魏書卷七十九考證

鹿念傳及東徐城民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賊衆
 屯柵曲術詔念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爲六州
 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文欣黨重以購之文欣
 同逆人韓端正斬文欣送首○北史文欣黨重以購
 之句作念又購斬文欣推尋文義破之二字顛倒應
 作與行臺樊子鵠討之句破文欣黨句重以購之句

并與許臺樊干結請之何如文亦黨許重以觀之何
 之何并念文與許文相結許文弄舞之二字賤賤
 同發入韓誠五神又知發許之許史文相黨重以觀
 大對與許臺樊干結請之何如文亦黨許重以觀之何
 中册曲許結念文與許文相結許文弄舞之二字賤賤
 與念對只東翁知月許文相結許文弄舞之二字賤賤
 與念對只東翁知月許文相結許文弄舞之二字賤賤

魏書卷七十九考證



